

榆晚情

在今年的牡丹服饰创意模特大赛决赛现场,一支老年模特队在《牡丹之歌》的伴奏下登场。观众们惊喜地发现,在一群女模特中,竟然出现了3对穿白西装、披婚纱的老年夫妻组合。当主持人介绍,领头的那对夫妻,丈夫80岁、妻子72岁时,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对夫妻就是王浅、李秀萍,他们是东方高中退休多年的教师——

6月的一天,在涧西区十二街坊,记者再次见到了王浅、李秀萍夫妇。王浅看上去文质彬彬,李秀萍显得利索又能干,居家打扮的他们,像在舞台上一样恩爱。

1台上表演:一对好搭档

热爱时装表演的李秀萍退休后组建红叶模特队,到老年大学学习模特表演,真是没少下工夫。2005年,李秀萍和队友动员各自的爱人加入进来,红叶模特队成立了洛阳市第一个情侣队。从那以后,李秀萍开始教丈夫王浅走台。

有时候,王浅练习时注意力不集中,李秀萍的急脾气就上来了,她会掐着王浅的胳膊教训他:“叫你不用心!”其他队友都责怪李秀萍下手狠,而王浅嘴上却说“好舒服啊”,那情形就像一对活泼爱闹的少年夫妻。不过,这样练习了一个月,王浅就可以和老伴儿一起登台演出了。

李秀萍早在1994年就开始参加演出,拿了不少奖,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演出时,她经常和王浅打头阵,夫妻二人的精气神儿一下子就能抓住观众的眼球。看过他们表演的人也都会记住他们夫妇在台上精神抖擞的样子。

可是,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他们,背后却有诸多不易。李秀萍已婚的女儿有病,他们每天要抽时间照顾女儿。李秀萍身体也不好,患有糖尿病、肾结石、痛风等。参加今年的牡丹服饰创意模特大赛时,她和王浅的脚疼得走不成路,上场前,模特队另一位领队还不放心地叮嘱李秀萍:“你可不敢多走,你要保证能上场。”谁知王浅夫妇一上场,脚竟然不疼了。

对于时装表演,王浅说得很实在:“一听到伴奏的曲子响起,心里就两个字——高兴,走得再累也高兴。”

舞台上的金婚夫妇

2台下生活:一对有情人

王浅和李秀萍的故事说来话长,20世纪50年代末,因为苏联专家撤走,担任外文翻译的王浅被派到原拖拉机厂某车间劳动,一个搬砂轮的漂亮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,这个姑娘就是李秀萍。

他们就这样相识了,王浅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善良、大方的姑娘。随后,王浅被调往北京,没有勇气当面表白的他,给李秀萍写了一封求爱信。结果令王浅喜出望外,原来这不是一幕单恋剧,而是郎有情来妾有意。王浅告诉记者,这封见证岁月和爱情的信件他还留着呢。

1960年,他们结了婚,从此,世间多了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。说他们是恩爱夫妻一点儿不为过,两人从没吵过架,也吵不起来。李秀萍的脾气有点儿急躁,但王浅处处让着她,她一急他就不吭声,一切就都过去了。最难忘的是1967年,李秀萍患重病,在医院里住了40天没下床,王浅拿着席子铺在病房的地上,夜夜陪护。那时,他一个人要上班,还要照顾孩子,日子过得非常不容易。也许是爱神吓退了死神,李秀萍在医生下了病危通知的情况下,最终逃过一劫。此后,李秀萍的身体仍不太好,王浅一直悉心照料她。“要是没这个老头儿,我活不到现在。”说这话时,从不轻易外露感情的李秀萍眼中含泪,少年夫妻两情相悦的情感,在经历岁月的检阅后,呈现出一种厚重的沧桑。

李秀萍说,她年轻时不懂得照顾人,从那以后,她才慢慢地懂了,懂了却不必煽情地说出来,只在一粥一饭的体贴中体现出来。而王浅更心疼多病的妻子,退休后他干脆把刷锅、洗衣服这些家务活全揽了过去。



3退休以后:一对大忙人

平时,王浅不喝酒、不吸烟、不打牌,李秀萍也不喜欢串门、拉家常,因为他们都是闲不住的人,总有忙不完的事。

经历了死里逃生后,李秀萍开始注意锻炼身体。退休前她跳健美操、交谊舞,退休后她爱上了时装表演。她是模特队的领队之一,经常忙得脚不沾地,却不亦乐乎。王浅退休后被学校返聘,在学校带毕业班又带了好多年。不再教课后,王浅也加入了李秀萍组织的模特队。

不参加比赛或训练时,李秀萍就在家做衣服。她是有名的巧媳妇,什么样子的衣服都能做出来。说到这里,王浅也忍不住夸妻子。李秀萍有4个女儿,孩子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。有一年,他们在郑州读大学的二女儿报名参加大学里的模特大赛,李秀萍给她赶制了两套衣服,女儿穿上参加比赛还得了第一名。王浅夫妇后来参加比赛,模特队的比赛服也是李秀萍设计的,她还在队员们的金丝绒袍上缝上亮片,在袖子上绣上凤凰。天天做这些活计,她能不忙吗?

采访结束时,王浅开玩笑说:“我八十,我經常说我十八;李秀萍七十二,她經常说她二十七。我们还很年轻,就是没有时装表演,我们也会在一起跳交谊舞。我们的每一天都很充实、很快乐,这是我们最好的时光。”

老片新照

怀念我的父亲

我的父亲孙维杰出生在山西晋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1938年,父亲参加革命,并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远近闻名的区农会主席。图①是1946年父亲(前排中)任周村区委副书记时留下的珍贵合影。

1948年,父亲奉命来到嵩县,工作

了近10年,曾任嵩县县委书记。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条件会很优越,而实际情况是,父母常年投身革命,我们兄妹六人生活非常坎坷,大姐和大哥被留在山西老家,二姐和二哥被送到别人家寄养,我刚出生百天就被交给保姆带,一家人很少有机会团聚。

后来,我们真正有了一个家时,父亲去接二姐回家,她竟吓得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,气得父亲打了二姐一巴掌,这是父亲第一次动手打孩子。多年后,提起此事父亲依然很愧疚。可我们都渐渐理解了父亲,他是舍小家为大家,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过上好日子。图②为父亲任渑池县委书记时与舅舅、舅妈、母亲及我们兄妹合拍的一张全家福。前排右二为父亲,左二为母亲,左一为小时候的我。

1984年,父亲离开了我们。他一生两袖清风,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,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足够我们享用一生。父亲节快到了,我们兄妹从心底祝福父亲节日快乐!



□孙素萍

往事追忆

遭遇群狼

□李淑清

当年开发建设北大荒时,我在农场上班,每天晚上6点多钟才能回家,走的都是小路,两边全是高粱地和玉米地。

有一天,太阳就要落山了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突然看见前面有3只大“狗”,都是灰色的。想起乡亲们都说这一带经常有狼出没,当时我就害怕了。

我一点一点地向前挪了几步,仔细一看,真的是狼!我走它们就走,我停它们也停。我顺手折了一根高粱秆拿在手中,壮着胆子往前走。突然,一只狼朝天嗥了一声,又引来了两只狼,一共5只狼蹲在路边。当时我被吓得浑身冒汗,再也不敢动了,就站在路边与狼对峙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我听到几声枪响,那几只狼夹着尾巴跑了。原来是3名解放军战士路过此地,看到我遭遇群狼,鸣枪把狼吓跑了。